

# 明代百首弦管曲的复活

郑国权

## 《明刊三种》的发现与再版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、汉学家龙彼得先生（1920~2002），在他任教过的剑桥大学图书馆，发现了一本中国明代刊刻的《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》，又在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找到一本同类的《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》（又称《钰妍丽锦》），一本《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》（又称《百花赛锦》）。以上三种简称《明刊三种》。对于这个发现，龙先生一直秘而不宣，但在学术研究的取向上，却来个大转弯，放弃从事中国两汉历史的教学工作，转向闽南戏曲与弦管的研究。为了探访《明刊三种》的源头及其传播区域，他多次飞到东亚，访问海峡两岸和东南亚一些华侨社区，作了深入细致的调研，交了许多朋友，不但会些说普通话，还会讲点闽南方言。他经历过 20 多年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写成一篇 172 页的长篇论文：《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——明刊选本三种之研究》，然后连同书影合编成一本大书《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》，1992 年自费在台湾南天书局出版。1993 年，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和梨园戏实验剧团，分别收到龙先生的赠书。当时我与几位同仁一翻阅这部书，无不受到极大的震撼与惊喜。因为书中头一种《满天春》中有 18 折（队）戏的戏文，其中 16 折是源自梨园戏的九个传统剧目，另二折为官话的“外江戏”。而《满天春》戏文上栏还刊刻了 146 首弦管曲词。后两种是专刊弦管曲词的《钰妍丽锦》和《百花赛锦》（又称《新刊弦管》），分别有 76 首和 52 首。以上三种相加共 272 首（其中三种分别重复的有 14 首，实际为 258 首）。如此丰富厚重的文化瑰宝，却埋没四百多年、长期尘封在西欧图书馆，泉州历史上从未见过记载或传说，国内也无人所知。它无疑是泉州历史文化的大面积发现，堪称是无价之宝，对于继承、保护泉州优秀传统文化，意义十分重大。

于是，我们便议定请专家翻译龙先生的论文，同时设法邀请龙先生到泉州来，商讨合作出版中文版的事宜。经过二三年的努力，本社以该论文第一章《被遗忘的文献》的中译稿，连同三种刊本的书影，合编为一本同名的《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》，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 1995 年出版。次年，又以此书为中心议题，

在泉州举行第三届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，龙先生应邀出席，同与会者一起研讨，一起观摩梨园戏恢复演出《满天春》中的五出折戏，无不受到感动而赞叹不已。

其后，在《明刊三种》的带动下，我们启动十六卷本《泉州传统戏曲丛书》的编纂工作，首先把《明刊三种》的戏文和弦管曲词，分别编入梨园戏传统剧目的篇幅中，使这部《丛书》具有自明代以来的历史厚度。在编纂工作过程中，我们一直得到龙彼得先生的支持与指导。

## 《明刊三种》有百首曲仍保留于现存曲簿中

龙彼得先生发现《明刊三种》及其论述，用心用力最多的是研究弦管古乐，以期追寻这些古刊本的存续状况及对后世的影响。他先后找了 1980 年代以来出版的弦管《指谱集》《锦曲选集》《丛编》等加以研读，从中寻找《明刊三种》的弦管曲词是否传承在当代？他惊喜地发现：“至少有 86 首曲目仍保留于现存弦管曲簿”，并分别列表于论文中。

龙先生论文于此说的“至少”，是留有余地的，再细细查对下去，可能还有一些。意外的是，龙先生却于 2002 年 5 月因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，令人痛惜不已！我们原想发表他全篇共五章的论文的计划，也面临半途而废的困境，因为论文第四、五章的译稿，仍压在他家中的书桌上，待他审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《明刊三种》主要诞生地的泉州，不忍也不愿就此作罢。为了纪念龙彼得先生，也为学术界共享他对弦管戏曲研究的学术成果，本社便自觉地担当起这项工作，一方面电请龙先生在台湾的学生、时在新竹任清华大学教授的王秋桂先生，待他到牛津去探望其师母时，如经其同意，请带回译稿。王秋桂教授不负所托，译稿带回台湾后，再经原译者台大王樱芬教授修改定稿，而后电传给我们。另一方面，本人则对原刊本的全部内容加以点校，加上标点符号和简注其方言俗字，并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、音乐史家、研究员田青所长和市领导施永康书记分别作序，然后汇编成一部点校本《明刊戏曲弦管选集》，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 2003 年出版。这部书与《清刻本文焕堂指谱》合为一函，作为南音“申遗”文本第二稿的典籍附件。

过后多年，本人在编《泉州弦管曲词总汇》时，也首先把《明刊三种》的曲词全部选入。在编校过程中，多次发现有些来自民间的手抄曲簿中某些曲词，竟然与《明刊三种》中曲词相同或大同小异。此次又再细细查对，一共新找到 14 首，连同龙先生指出的 86 首，恰好整整 100 首。

## 链接整合再现明代弦管曲的声音

这整整一百首，在“词山曲海”中，并不算多，但对于一个古老乐种尚有这么多“仍保留于现存弦管曲簿”的曲目，无疑是十分难得的，尤其是要研究其继往开来的历史渊源，意义非凡。

但话说回来，弦管音乐毕竟姓“音”，如果仅仅还停留在曲词纸上，依然是“纸上谈音”，还是“听不见、留不住”。只能权作“读物”而不是可以听的音乐。

众所周知，在录音技术发明之前，几乎所有的音乐的“声音”都是留不住的。弦管古乐当然不能例外。直到上世纪初科学家发明了录音技术之后，才有弦管古乐录存的黑胶唱片问世，但幸存的并不多。从 2015 年起，我们先后搜购了多批共三百多张，其中一部分是 1907、1908 年出版的，十分宝贵。但它们是录音技术应用初期的产品，又经长年的千磨万转，伤痕累累，所以翻录过来的乐音往往不清晰，要反复辨听，有的还是听不明白唱什么。好在我们的资料中，有同龄甚至更早的来自民间的手抄曲谱，一经借助它们来参照，才解决“唱什么”问题，其后还幸得有专用软件的开发，能把纸质的曲谱与老唱片翻录出来的声音融为一体，制成“智能曲谱”，再生成为二维码，于 2017 年底出版一部弦管史上有声的书：《听见南音历史的声音》，同时承办一个“泉州南音网”，把“南音历史的声音”全部上传网中，供爱好者上网共享。弦友们从中可以听到一百一十年前后老唱家的歌声，感到无比的新奇与快慰。

从此次实践中，我们体会到，老唱片如果不翻录，只是静物一件；如果翻录没有对应曲谱的匹配，也不会是成品，更不可能起到传承与共享的作用。

由此我们联想到，《明刊三种》从发现到多次出版，已近 60 年，也只是静态的作为研究的读物，尽管它还有一部分曲词在民间手抄曲簿中可找到曲谱，其中还有不少曲目已成为海内外的常唱曲。但它们彼此各自存在，天各一方，没有链接。如果能把这三者链接整合起来，一来让《明刊三种》一百首曲词，借助已出版的或手写的曲谱和历来录存的音频链接在一起，便能使其“复活”过来。二来《明刊三种》也可为历代传抄下来的没有纪年的曲谱，提供一份有效的“出生证”（至迟是明万历 1572~1620 年间）。

说实在话，当初尝试这种“链接整合”时，虽然有几分自信，但并无太大把握，考虑到或许会受到“主观臆断”的质疑。后来重温了著名中国音乐史学家黄翔鹏先生（1927~1997）的论断：“传统是一条河流”、“古乐存活在今乐之中”的

至理名言。又重读了当代著名中国音乐史学家田青先生，2002年在为我们编的《明刊戏曲弦管选集》作序时写道：“直到听到了泉州南音，我才敢下这样的断语：古老的中国音乐，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。”黄翔鹏先生在1980年代曾多次来泉州，参加“中国南音学会”的学术研讨，还在《中国音乐》发表《“弦管”题外谈》一文。他的论述，无疑包含感受泉州弦管的诸多元素。而田青先生则是泉州南音（弦管）的知音人，更是直接为泉州弦管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立论。我们重温这些论述，再次受到莫大的教益。是的，“传统是一条河流”，以弦管古乐而论，《明刊三种》的源头无疑相当悠远。正如不少研究论著提到：汉代相和歌的“丝竹更相和，执节者歌”的演唱形式，早已无影无踪，如今却只能在弦管古乐唱奏场面所谓“四房看厅”（四人吹奏乐器为一人居中执拍而歌）中才能看得见。而“弦管”之名，则始见于汉初刘邦戚夫人侍儿之口“在宫中时，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”。及至晋唐的横抱琵琶以及唐代“十部乐”中的“拍板”，也只好遗于弦管乐器中。晚唐名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的画面，又似乎是弦管古乐千年前的留影。

再从弦管古乐的曲体本身来看，当今弦友们经常看到的弦管曲簿中，都有些很陌生很费解的文字，如“恁”“恹”“恹”“擘”等，又有一部分文字，则远离本义去表示另一层意思，如以“卜”表示“要、想要”；以“袂”表示“不会”；以“么”表示“某、妻”；以“乾埔”表示“男人”；以“查某”表示“女人”；以“平坦”表示“贫慵”；又如“双凤舞”唱为“双凤慕”等等。乍看这些文字，本以为是几个抄手的错别字，后来才发现，几乎所有的手抄簿都是这样，而且当今的众弦友仍习以为常地唱念，一旦略有改动，便感到不习惯，很难认同。直到《明刊三种》的发现与出版，一经对照，才明白树有根、水有源，上述的全部“错别字”，都出自《明刊三种》，上引的“双凤舞”之所以唱为“双凤慕”，原来《明刊三种》中的“舞”字不写而写为“慕”，原因是“舞”字的古音听起来近似“慕”。再查找比《明刊三种》早刊行五十年左右的《荔镜记》（明嘉靖1566年），更是如此！由此可见，泉州弦管戏曲中大量的方言俗字，早已自成系统而且成为传统，而这“传统”之“河”的“上游”活水，自然不是始于明代。所以赵朴初先生早年在泉州听南音之后题的一首诗，诗中有句表达他的直感“唐宋渊源大可寻”。赵老是近代的大学问家，他的这个感受竟然与音乐史家的论断不谋而合。

再者，《明刊三种》除了曲词中的方言俗字表现为活态传承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，则留存在弦管工义谱之中。当然，《明刊三种》中并不刊刻完整的工义谱，只在《百花赛锦》又称《新刊弦管》的52首曲词中，却布满撩拍

的拍“。”号。龙彼得先生在论文中说：

我们可以相当确定《百花赛锦》的篇章是依据撩拍而编排，进而言之，其中所用的三种节拍相当于现在的七撩拍、三撩拍及一二拍。这点由明刊本中所使用的小圆圈和小十字可以看出。这些记号分布的规则与现今南管曲簿中的情形相当吻合，圆圈代表拍位（亦即第一拍），当拍位不落在一字的第一拍而是在拍子，则以十〔编者按：原刊是×〕字代替拍圈。

今再注：2003年笔者在点校中，发现“以十字代替拍圈”的说法有异，经请教多位弦管先生，都说“十”应是“×”才对，它叫“坐拍”或“开拍”。有的还认为是因为“拍号有轻重音之分，凡是轻音之处都不能画小圆圈，要改画×”。

这点看来好似是弦管工义谱中的细微末节，但一经查对现存的手抄曲簿或计算机编排的曲谱，几乎都“相当吻合”，而且很好地传承下来。一叶知秋，可见明代弦管的记谱方法，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，相当精确。在这本新编的百首明代弦管曲的谱面上，有大量用红色表示的“。”，又有不少“义”号。泾渭分明，不能含糊。它们是四五百年前弦管先贤心智的结晶，岂可等闲视之。

总之，从现存的曲词和曲谱两方面，都可借助《明刊三种》这叶轻舟，在“传统是一条河流”中，回溯到它的中游或上游。从而确认“古老的中国音乐，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。”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明，在录音技术发明之前，中国的音乐史，并非全部是所谓的“哑吧音乐史”。

基于这些认识，我们才下决心把书编起来，并向本市有关部门申请立项，幸蒙公示后批准。

## 一部《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》即将问世

于是，我们从现存并经整理出版的近二千首曲谱中，查找“百首明曲”的工义谱，结果发现有90多首都在我们的数据库中，还欠缺的几首，便发微信向台湾吕锤宽、林珀姬两位教授求援，结果有求必应，先后传来五首手抄工义谱。至此，《明刊三种》这一百首原来不附工义谱的曲词，终于珠联璧合，成为完整的弦管曲谱。这一百首曲，不论是词或曲，都是古代无名氏的作品。其中属于“上撩曲”的七撩拍的有52首，三撩拍的有11首，两者相加63首，相当可观。这批“慢曲子”还有一部分是弦管界推崇的曲目，如《月照芙蓉》《客鸟叫》《雪花飞满天》等，又有《趁赏花灯》《一纸相思》《妾身受禁》《为君去时》《心肝跋碎》等，早已编在《指谱》中作为十六套的首曲，传承在清中叶的《道光指谱》和《文焕堂指谱》中。学术界多位研究者认为“唐代慢曲子”已不复存在，但从这63首“上撩曲”中是否还可以找出某些端倪，是很值得期待的。它们无一不是起码经历四五百年风风雨雨而幸存下来的，确实是来之不易。愿学术界的研究者多

关注这批曲目，也希望弦友们在唱或在奏这些曲目时，心中怀有传承悠久历史文化的使命感，倍加珍重。

几个月来，我们正在把《明刊三种》中这一百首曲词的书影逐一截图，配上一百首对应的工义谱，加上已有的和一部分重新唱录的音频，然后制成“智能曲谱”，再生成为二维码，附印于书中曲名上端。总之，一部《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》，已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庆前夕、即南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周年纪念期间，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，以资庆祝与纪念！

郑国权，泉州地方戏曲研会名誉会长，泉州南音网总编，《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》主编。

（原载《福建艺术》2019.12）